

浪
跡
三
談

【清】梁章矩著
刘叶秋 苑育新校

【清】梁章矩著
刘叶秋 菑育新校注

浪跡



三談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浪 迹 三 谈

(清) 梁章钜著

刘叶秋 苑育新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五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3.25印张 2插页 69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60

书号：11173·45 定价：0.73元

前　　言

(一)

历代笔记，浩如烟海，品种和数量全都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小说故事类：包括魏晋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唐宋传奇和明清人的拟作，由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到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晫的《今世说》等，皆属于这一类。

第二是杂记丛谈类：包括由魏晋迄明清的记轶闻遗事、述掌故、辑文献、谈艺术等各种内容的笔记，由晋人乐广汉人的《西京杂记》到清高士奇的《金鳌退食笔记》、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等，皆属于这一类。

第三是考据辨证类：包括由魏晋迄明清的考证典章制度、解说文字训诂等等的读书随笔、札记，由晋崔豹的《古今注》到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等，皆属于这一类。

但有许多笔记，内容无所不包，很难说它属于哪类，因为笔记一体，记叙随宜，原无限制，“杂”本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样分类，也不过是粗举大凡而已。

唐代士大夫，已很喜欢叙时事，记掌故；有不少关于史料的杂著。至宋而此风益盛，公余琐话，林下闲谈，大都笔之于书，典制、轶闻，无不具载；论艺文，考经史以至涉及神仙鬼怪的传说，也往往参见错出，汇于一编。明清以来，笔记作者日众，所述范围日广，清朝更是各种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其中杂记丛谈一类，内容尤为丰富。清代前期，由于思想统治严酷，大兴文字

狱，笔记作者，多讳言时事，不敢讥评朝政，讽刺现实。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文网稍宽，海禁大开，外侮时至，于是笔记内述时事的渐增，谈洋务，记欧风，亦成风气。梁章钜的《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和《浪迹三谈》，即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能显示这一历史阶段笔记的一部分新的内容。

(二)

梁章钜（公元一七七五年——一八四九年）字闳中，一字茝林，晚年自号退庵，福建长乐人，久居福州。乾隆甲寅举人，嘉庆壬戌进士，历任湖北荆州知府、江苏按察使等职。在江苏时，曾四次代理巡抚，前后九余年。鸦片战争开始后，梁章钜正在广西巡抚任内，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元一八四一年）春天，率兵驻梧州防堵英军侵略。当年夏天，调任江苏巡抚，驰往上海。随后英军攻陷定海，两江总督裕谦自杀，梁章钜又兼理两江总督，不久即称病辞官。由于战事的关系，福州城内人心不稳，居民纷纷外避，梁章钜就未回福州，先后到浦城、杭州暂寓。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其三子恭辰署理温州知府，梁章钜同往温州，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元一八四九年），病逝府署，年七十五。

梁章钜工诗，精鉴赏，富收藏，喜欢研究金石文字，学识比较渊博，五十余年著述不辍。他在苏州作官时，尝辑《吴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沧浪七友图》画卷，刻于沧浪亭壁。《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和《浪迹三谈》，都是他辞官告归后所作，随笔记叙，涉及的范围很广。自云于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间，虽有家而不能归，近于浪迹，故以此为书名。又说“纪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所以书中多录唱和之诗和论诗之语（俱见《浪迹丛谈》卷一的“浪迹”一条）。

《浪迹丛谈》十卷，附入日叠韵诗一卷，共十一卷；《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此书虽不分类，而每卷内容大致是以类相从。如《从谈》卷三之记一时人物交游，卷四之叙清代掌故，卷七之专录巧对、杂谜，卷八之专记医药，卷九之专记金石文字、碑版书画、卷十之专辑诗话；《续谈》卷三之记游迹，卷四之述酒杯，酒肴；《三谈》卷一之专辑弈棋的故事，卷二之专述纪元等等，都是有关的一类内容。

这部笔记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其叙时事、述见闻、记游迹的部分。如《从谈》卷二的“颜柳桥”一条，记道光三十二年，英国侵略军闯入嘉峪山关，将要进犯扬州，余东场盐大使颜崇礼出面劝阻，几经周折，以洋银五十万元贿赂英军头目，才使扬州免遭蹂躏。作者颂扬了颜崇礼的胆略识力，但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英军的凶横贪婪。卷五“英夷”一条，提到道光二十年以后，英人渐肆，“鸦片”一条，提到鸦片的毒害，并引录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奏摺，对由禁烟而产生的流弊，表示忧虑。“天主教”一条，提到西人传教，行为狂妄，每违中国礼法，地方官且与之勾结，遇事包庇，雍正初曾加禁止，“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炽，甚为可恨！”同卷还有“水雷”、“炮考”两条，皆谈破敌之具。这些都说明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增强了亿万人民抗敌御侮的决心，也在一般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之认识到保卫领土主权和富国强兵的重要性。《浪迹丛谈》此类条目，表现了近百年来笔记的叙述时事的特点。

于南中的园林名胜、城市古迹等等，梁章钜就其游踪所及，多所记叙（分见于《从谈》卷一、卷二和《续谈》的前三卷中）。如于杭州之金衙庄、小有天园、潜园、长丰山馆、理安寺、雷峰塔，苏州之狮子林、瞿园、息园、绣谷、灵严山馆，扬州的棣园、建隆寺、小玲珑山馆、桃花庵三贤祠以及雁荡山的大龙湫、温州的许多名胜古迹、衙署庙宇等，或写当前景物，或述旧日行踪，

或谈建置沿革和兴衰归属的变化，多系实地来游，就见闻所得而作的笔记。狮子林传说为元倪云林筑，梁章钜据石竹堂云系元朱德润、赵善良、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倪云林画图，足备一说。梁章钜这次到灵严山馆系旧地重来，他着重写出今昔之殊，还补记了《楹联丛话》所未收的一些联语。其记在杭州秋涛宫观潮一节，描摹甚为生动，是一篇很好的小品文。此外，于扬州的二十四桥，在宋沈括考证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亦出见闻所得。还提到扬州城内多置水仓，在人烟稠密之区，买屋置水缸百余，并设水龙一、二具，以防火灾（见《丛谈》卷二），以及苏州孙春阳商店小菜之精（见《续谈》卷一）等等。虽系里巷琐闻，也可供参考。另如《三谈》卷一《观弈轩杂录》所辑有关弈棋的故事和著作等，内容亦甚丰富，研究我国弈棋史，可于此取材。

梁章钜对清代的典制掌故，比较熟悉。《丛谈》卷四所叙翰林院缘起、大学士缘起、谥法、世职等等，内容都比较切实。卷五的“请铸大钱”、“请行钞法”两条，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有用资料。

上述的这些内容，应该算是《浪迹丛谈》和《续谈》、《三谈》中的精华。其它的杂记、小考，虽间有可采，但多转述旧文，较乏新意。一般说来，《三谈》质量不如《丛谈》和《续谈》，如卷四之“说铃”、“冥报”二则，卷六之“新齐谐摘录”，抄辑谈因果报应和神鬼怪异的故事以凑数，即为《丛谈》、《续谈》所未有，不仅内容荒诞，与全书体例亦不协调。至于引证古书，则往往撮叙大意，与原文时有出入，亦不免记忆之疏或传抄之误；这又是明清一般笔记作者的通病，不只梁章钜如此。在《丛谈》、《续谈》和《三谈》内，引证之误，也以《三谈》为较多。

(三)

梁章钜生平著述很多，共七十七种。除去《浪迹丛谈》、

《浪迹续谈》和《浪迹三谈》之外，还有《退庵随笔》二十四卷、《归田琐记》十卷，也是清代笔记中较好的两部；《称谓录》三十二卷，引证广博，为后来考古人称呼所常用的工具书；《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腾话》二卷，集录了不少楹联佳作，亦为人所称道。现据林则徐为梁章矩所写的墓志铭，列其著作的全部书目如下：

《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证》十四卷。《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仓颉篇校证》三卷、《经麈》八卷、《称谓录》十卷^①、《古格言》十二卷、《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枢垣纪略》十六卷、《春曹题名录》六卷、《南省公余录》八卷、《退庵随笔》二十四卷、《读渔洋诗随笔》二卷、《读随园诗话随笔》二卷、《玉台新咏读本》十卷、《制义丛话》二十四卷、《试律丛话》十卷、《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腾话》二卷、《巧对录》四卷、《农家占验》四卷、《东南峤外诗话》三十卷、《长乐诗话》八卷、《南浦诗话》四卷、《三管诗话》四卷、《雁宕诗话》二卷、《闽中闺秀诗话》二卷、《武彝游记》二卷、《沧浪亭志》四卷、《梁祠辑略》二卷、《梁氏家谱》四卷、《吉安室书录》十六卷、《东南峤外书画》二十卷、《退庵题跋》二十卷、《退庵续跋》二卷、《归田琐记》十卷、《浪迹丛谈》十一卷、《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馆诗钞》十二卷、《退庵诗存》二十四卷、《退庵诗续存》八卷、《师友集》八卷、《寒檠杂咏》一卷、《藤花吟馆试贴》二卷、《东南峤外诗文钞》三十卷、《闽诗钞》五十卷、《闽川文选》五十卷、《三管灵英集》

^①按《称谓录》共三十二卷，扉页署“同治甲子起校，光绪乙亥开刊，甲申竣工”，有林则徐题一篇及道光二十八年戊申著作自序。

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诗存》九卷、《宣南赠言》二卷、《沧浪题咏》二卷、《东南堂荫图咏》三卷、《葑江别话》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铜鼓联吟集》二卷、《吴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戏彩亭唱和集》一卷、《闽文复古编》六卷、《闽文典制钞》四卷、《师友文钞》二十四卷、《八家师友钞》十二卷。

(四)

《浪迹丛谈》和《浪迹续谈》，通行的是清道光亦东园本与扫叶山房的石印本，我们以两本对勘，补脱正误，择善而从。其两本皆误者，如《丛谈》卷二的“喜雨唱和诗”一条的小注“陆成翁”，应作“陆放翁”；“颜柳桥”一条的“郭富”，应作“郭酋”；卷三“偷陶泉都转”一条的“耦贺庚”，应作“贺耦庚”；俱已订正。卷一“眉寿说”一条的钟鼎文“眉”字，刻写讹谬，不成字形，现在从新写订，制小锌板插入文中，以免再误。书中原来加口旁以示贬意的字，如“嘆国”“咪咧”、“唼啗啗”之类，都去掉口旁，改写正字。其有落字，致文意不相连贯之处，皆加□标明。《浪迹三谈》据梁氏原刻郑氏小琳瑯馆重印之本校点，除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字外，对其中的引证，多经查对原书，补脱纠谬。如卷二的“建始·永始”一条和“龙兴”一条，即皆据《晋书》校订了文字，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另外于书中某些条目，还附以简注，藉供参考。

限于我们的水平，校点难免失当，读者正之。

一九八〇年八月书于北京

刘叶秋 苑育新

浪迹三谈序

长乐梁敬叔观察以先中丞公《浪迹三谈》付手民，命智董斟勘。智亲炙公言论，公遇智颇异于众人。观察复命智缀一言，附不朽之名。岁壬寅，公既归田，丙午迄己酉，自浦城移居武林，游吴门及邗江，就养东瓯。丁未冬，《浪迹丛谈》刊成；戊申冬，《续谈》刊成，《三谈》甫得六卷，读是编者多举宋洪文敏^①以方公。智窃谓文敏生南宋偏安之代，涉览不能周中原，交游不能遍四海，典籍且散佚，掌故亦不能求备。公则遭逢盛世，接引贤才，又当《四库全书》告成之后，博探中秘，渔猎靡穷，资见闻之多，广江山之助，为何如也，文敏之不若公者一；文敏仅中选词科，授职馆阁，屡知州府，曾以奉使辱命被论罢官。公则由翰苑改部曹，直枢垣，擢郡守，历藩牧，任封圻，官中外数十年，从无一稍干吏议之事。经济文章之交著，宜乎朝野交重而仕学交优矣，文敏之不若公者二；文敏《容斋随笔》五集固为南宋说部之冠，《随笔》外仅传《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两书，殊无关学问。公则于四部各有撰述，凡六十余种，已刊行寓内四十余种，皆有益于后之学者。文敏之作《容斋一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其《四笔》之成，不费一岁；《五笔》亦阅五年。而公于四年中，但所札记，辄成巨册。文敏之不若公者三；唯《容斋随笔》传入禁林，孝宗称其嗜有好议论，受知之荣，较为过之。然他日偃武修文，重开四库馆，采访所及，得邀乙览，未可知也已。昔文敏从孙总刊《随笔》五

^①宋洪文敏，宋洪迈字景卢，乐平人。绍兴间中词科，官至端明殿学士，谥文敏。学识渊博，著有《容斋随笔》续笔至五笔，《夷坚志》等书。

(2) 浪迹三谈序

集，何同叔为之序，恨不及识文敏，与其子其孙相从甚久。今智视同叔之于文敏为幸，而欲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则又乌乎能？同叔之言曰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伪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智第举同叔之推文敏者以推公。同叔之言，盖于公是编为尤当。世之博雅之君子，智足以知公者，奉公之绪余尚如是，则推公实突过文敏信不阿云。咸丰七年丁巳秋九月朔，年家子罗以智谨序。

浪迹三谈目录

浪迹三谈序 (1)

第一卷

观弈轩杂录 (1)

第二卷

改元之始	(1)	元号相同	(14)
易世仍称旧号	(15)	通鉴删纪元	(15)
纪号之变	(15)	历代年号	(16)

第三卷

八十九十曰耄	(30)	太牢少牢	(30)
句践	(30)	韩通	(31)
周太祖柴后	(31)	虬字	(31)
赤	(32)	架阁库	(32)
佐杂擅受	(32)	明史纪事本末	(32)
冠玉	(33)	鹊起	(33)
李瀚蒙求	(33)	父子同名	(35)
避家讳	(35)	梅花诗	(35)
豪歌协韵	(36)	弟靡	(37)
齐物论	(38)	读离骚	(38)
十反	(39)	儒林参军	(40)

(2) 浪迹三谈

唐人避讳	(40)	多字	(40)
三字字	(40)	太上感应篇	(41)
杨扬一姓	(41)	葭莩	(42)
古田逆案	(42)	杏仁	(43)
螟脯	(43)	闻諺	(43)
送穷日	(44)	水昧	(44)
中郎有后	(44)	本纪	(44)
送春诗	(45)		

第四卷

七十四岁初度诗	(46)	戏彩堂诗	(46)
和卓海帆相国诗	(47)	徐信轩观察诗	(48)
长孙入泮诗	(48)	得曾孙志喜诗	(49)
贺林少穆督部诗	(49)	五郡守诗	(50)
披山洋盗	(52)	戏彩亭诗事	(52)
石门	(54)	仙岩	(55)
蔷薇花诗	(56)	说铃冥报二则	(56)

第五卷

酒品	(62)	蕙泉酒	(62)
兰陵酒	(63)	千日酒	(63)
烧酒	(64)	掺水酒	(64)
绍兴酒	(64)	女儿酒	(64)
火腿	(65)	海参鱼翅	(66)
鹿尾	(66)	燕窝	(66)
黄羊	(67)	靖远鱼	(67)
黄河鲤	(68)	土参	(68)

波棱菜	(69)	蕨菜	(69)
白菜	(70)	瓢儿菜	(70)
芥蓝菜	(70)	食单四约	(71)
鲥鱼	(72)	瓯江海味杂诗	(72)

第六卷

收铜器议	(75)	古人用尸之意	(76)
应变	(77)	嘆	(77)
猫	(77)	烛营	(78)
神童对	(78)	王荆公诗	(79)
笪	(79)	新齐谐摘录	(80)
鹅血治噎	(83)	都天庙联	(83)
附诗三十首	(84)		

浪迹三谈 卷一

观弈轩杂录

戏彩亭之右，老桂之阴，有精室一间，余日观弈其中，即额为观弈轩。恭儿善弈，偶于公余之暇，偕朋辈为之。凡遇弈者，多被饶子。余问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实，则皆曰不能举。因取古今弈事杂录数十则以示之。行箧无书不能备也，然大略则已具于此矣。昔《论语》举博弈以譬用心；《孟子》言弈小数亦必专心致志。弈与学将毋同，窃愿为学弈者发其蒙，并为举弈者进一解焉。道光己酉，暮春之月，福州七十五叟退庵老人书于东瓯郡斋。

张华《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按皮日休《原弈》云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虽弈秘再出，必用吾意焉。夫尧之仁义礼智，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道教其子哉？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纵横者流，岂自尧、舜哉？

《抱朴子》云棋子无比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新论·专学篇》云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当弈之时，有吹笙过者，倾心听之，将围未围之际，问以弈道，则不知也。

《通玄集》云围棋两无胜败曰帝。按帝有绵、免二音，《说

〔2〕浪迹三谈

文》芾，相当也。今人赌物相抵，谓之芾。俗言谓之和。

刘义庆《世说》云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按王中郎者，王坦之也。在哀制中，客来即用方幅为会戏，故曰坐隐。支公者，支遁也。又《群仙传》云王积薪夜宿村店，闻隔壁围棋，及明视之，则无棋局。问之，乃手谈也。又按《颜氏家训》云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惯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则知此语由来尚矣。

《世说》又云王导尝与其子悦围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亦得尔耶？”

胡应麟《笔丛》^①云今围棋十九道，纵横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汉制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按韦曜《博奕论》云枯棋三百。李善注引邯郸淳《艺经》云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笔谈》^③云弈棋古用十七道，与后世法不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钱竹汀先生云尝见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棋谱首载孙策赐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皆十九道，疑是后人假托。《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载晋蔡洪《围棋赋》云“算涂授卒，三百惟群”，是晋时犹未加也。又按柳子厚《柳州山水记》有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云云。是即胡应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说所由来，或棋局稍有不同，不可为典据也。

晋书《谢安传》云苻坚入寇，京师震恐，加谢安征讨大都

^①胡应麟《笔丛》，明胡应麟字元瑞，兰溪人。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

^②韦曜：即三国吴韦昭，著有《国语注》等。晋人避司马昭讳，改为韦曜。

^③沈存中《笔谈》：宋沈括字存中，湖州人。著有《长兴集》、《梦溪笔谈》等。

督。安夷然无惧色，遂命驾出别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顾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苻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竟，便摄于床下，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曰：“小儿辈已破贼。”既而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又《阮简传》云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严。简方围棋长啸，吏曰：“劫急。”简曰：“局上劫亦甚急。”按此实不可为训，不得以谢安石藉口也。

又《祖逖传》云逖兄祖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弈棋。”纳曰：“聊以忘忧耳！”

《齐书·王谌传》云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齐书·萧惠基传》云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巧于斗棋。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前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晓不寐。世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也。”

《三国志·王粲传》云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杷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按《北齐书·河南王孝瑜传》亦言覆棋不失一道，似当时有能覆局者，便已惊之若神。而今人之稍工弈者，类能覆局，不足为异，良由后世弈旨高于前代。况古棋纵横十七道，今